

第一篇 起

01

一八七三年乘烏篷船離開銅鎮去西洋拜師求學的那個人，是江南有名的大鹽商容氏家族的第七代傳人中的最小，名叫容自來，到了西洋後，改名叫約翰·黎黎。後來的人都說，容家人身上世襲的潮濕的鹽鹼味就是從這個小子手頭開始剝落變味的，變成了乾爽清潔的書香味，還有一腔救國愛國的君子意氣。這當然跟他的西洋之行是分不開的。但容家人當初推舉他去西洋求學的根本目的，不是想要他來改變家族的味道，而僅僅是為了給容家老奶奶多一個延長壽命的手段。老奶奶年輕時是一把生兒育女的好手，幾十年間給容家添了九男七女，而且個個長大成人，事業有成，為容家的興旺發達立下了汗馬功勞，也為她在容家無上的地位奠定了堅實基礎。她的壽命因為兒孫們的擁戴而被一再延長，但活得並不輕鬆，尤其是在夜裏，各種紛繁複雜的夢常常糾纏得她像小姑娘一樣驚聲怪叫，到了大白天還心有餘悸的。噩夢折磨著她，滿堂的兒孫和成堆的白花花的銀子成了她噩夢裏的裝卸物，芳香的燭火時常被她尖厲的叫

聲驚得顫顫悠悠。每天早上，容家大宅院裏總會請進一兩個前來給老人家釋夢的智識人士，時間長了，彼此間的水平高低也顯山露水出來了。

在眾多釋夢者中，老奶奶最信服的是一個剛從西洋漂泊到銅鎮的小年輕，他不但能正確無誤地釋讀出老人家夢中經歷的各種明證暗示，有時候還能預見，甚至重新設置老人夢中的人物是非。只是年輕輕的樣子似乎決定他的功夫也是輕飄飄的，用老人們的話說：嘴上沒毛，辦事不牢。相比，釋夢的功夫還算到家，但易夢之術疏漏頗多，行使起來有點鬼畫符的意思，撞對就對了，撞不對就撞不對了。具體說，對前半夜的夢還能勉強應付，對後半夜的夢，包括夢中之夢，簡直束手無策。他自己也說，他沒專門向老祖父學習這門技術，只是靠耳聞目睹有意無意地學了一點，學得業餘，水平也是業餘的。老奶奶打開一面假牆，露出一牆壁的銀子，懇求他把老祖父請來，得到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因為，一方面他祖父有足夠的錢財，對金銀財寶早已不感興趣，二方面他祖父也是一把高壽，遠渡重洋的事情想一想都可能把他嚇死。不過，西洋人還是給老奶奶指明了一條行得通的路走，就是：派人專程去學。

在真人不能屈尊親臨的情況之下，這幾乎是唯一的出路。

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在浩蕩的子孫中物色一個理想的人選。這個人必須達到兩個要求：一個是對老人孝順百般，願意為之赴湯蹈火；二個是聰慧好學，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把複雜的釋夢和易夢之術學到家，並運用自如。在經過再三篩選後，二十歲的小孫子容自來有點勝人一籌的意思。就這樣，容自來懷裏揣著西洋人寫給祖父

的引薦信，肩頭挑著老奶奶延年益壽的重任，日夜兼程，開始了漂洋過海、拜師求學的歲月。一個月後的一個暴風雨之夜，容自來搭乘的鐵輪還在太平洋上顛簸，老奶奶卻在夢中看見鐵輪被颶風吞入海底，小孫子葬身魚腹，令夢中的老人家傷心氣絕，並由夢中的氣絕引發了真正的氣絕，使老人一夢不醒，見了閻王爺。旅途是艱辛而漫長的，當容自來站在釋夢大師前，誠懇地向他遞上引薦信的同時，大師轉交給他一封信，信上報的就是老奶奶去世的噩耗。和人相比，信走的總是捷徑，捷足先登也是情理中的事。

耄耋之年的大師看遠來的異域人，目光像兩支利箭，足以把飛鳥擊落，似乎很願意在傳教的末路途中收受這個異域人為徒。但後者想的是，既然奶奶已死，學得功夫也是枉然，所以只是領了情，心裏是準備擇日就走的。可就在等待走的期間，他在大師所在的校園裏結識了一位同鄉，同鄉帶他聽了幾堂課，他走的意圖就沒了，因為他發現這裏值得他學的東西有很多。他留下來，和同鄉一道，白天跟一個斯拉夫人和一個土耳其人學習幾何學、算術和方程式，到晚上又在一位巴赫的隔代弟子門下旁聽音樂。因為學得痴心，時間過得飛快，當他意識到自己該回家時，已有七個春秋如風一般飄走。一八八〇年淺秋時節，容自來隨異國的幾十筐剛下樹的葡萄一道踏上了返鄉之途，到家已是天寒地凍，葡萄都已經在船艙裏釀成成桶的酒了。

用銅鎮人的話說，七年時間裏容家什麼都沒變，容家還是容家，鹽商還是鹽商，人丁興旺還是人丁興旺，財源滾滾還是財源滾滾。唯一變的是他這個西洋歸來的小兒子——如今也不小了，他

不但多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姓氏：黎黎·黎黎。而且，還多了不少古怪的毛病，比如頭上的辮子沒了，身上的長袍變成了馬甲，喜歡喝血一樣紅的酒，說的話裏時常夾雜著鳥一樣的語言，等等。更古怪的是他居然聞不得鹽鹼味，到了碼頭上，或者在舖子上，聞了撲鼻的鹽鹼味就會乾嘔，有時候還嘔出黃水來。鹽商的後代聞不得鹽味，這就是出奇的怪了，跟人見不得人一樣的怪。雖然容自來說得清這是為什麼——因為他在太平洋上漂泊的日子裏，幾度受挫落水，被鹹死人的海水嗆得死去活來，痛苦的記號早已深刻在骨頭上，以致後來他在海上航行不得不往嘴巴裏塞上一把茶葉，才能勉強熬挺過去。但是，說得清歸說得清，行不行得通又是一回事。聞不得鹽鹼味怎麼能子承父業？總不能老是在嘴巴含著一把茶葉做老闆啊。

事情確實變得不大好辦。

好在他出去求學前，老奶奶有過一個說法，說是等他學成回來，藏在牆壁裏的銀子就是他一片孝心的賞金。後來，他正是靠這筆銀子立了業，上省城 C 市去辦了一所像模像樣的學堂，冠名為黎黎學堂。

這就是後來一度赫赫有名的 N 大學的最早。

02

N 大學的赫赫名聲是從黎黎學堂就開始的。

第一個給學堂帶來巨大名聲的就是黎黎本人，他破天荒地把女

子招入學堂，是真正的驚世駭俗，一下子把學堂噪得名揚一時。在開頭幾年，學堂有點西洋鏡的感覺，凡是到該城池來的人，都忍不住要去學堂走走，看看，飽飽眼福，跟逛窯子一樣的。按說，在那個封建世道裏，光憑一個女子入學的把柄，就足以將學堂夷為平地。為什麼沒有，說法有很多，但出自容家家譜中的說法也許是最真實可靠的。容家的家譜秘密地指出：學堂裏最初入學的女子均係容家嫡傳後代。這等於說，我糟蹋的是自己，你們有什麼可說的？這在幾何學上叫兩圓相切，切而不交，打的是一個擦邊球，恰到好處。這也是黎黎學堂所以被罵不倒的巧妙。就像孩子是哭大的，黎黎學堂是被世人一嘴巴一嘴巴罵大的。

第二個給學堂帶來聲望的還是容家自家人，是黎黎長兄在花甲之年納妾的結晶。是個女子，即黎黎的侄女兒。此人天生有個又圓又大的虎頭，而且頭腦裏裝的絕不是糲糊，而是女子中少見的神機妙算。她自幼聰慧過人，尤其擅長計數和演算，十一歲進學堂，十二歲就能和算盤子對壘比試算術，算速之快令人咋舌，通常能以你吐一口痰的速度心算出兩組四位數的乘除數。一些刁鑽的智力難題到她面前總是被不假思索地解決，反倒讓提問者大失所望，懷疑她是不是早已聽說過這些題目。一位靠摸人頭骨算命的瞎子給她算命，說她連鼻頭上都長著腦筋，是個九九八百一十年才能出一個的奇人。十七歲那年，她與姑家表兄一道遠赴劍橋大學深造，輪船一駛入濃霧迷漫的倫敦帝國碼頭，以賦詩為雅的表兄對著艙外的迷霧頓時詩興大發，詩篇脫口而出——

憑藉海洋的力量
 我來到大不列顛
 大不列顛
 大不列顛
 濃霧包不住你的華麗……

表妹被表兄激越的唱詩聲吵醒，惺忪的睡眼看了看金色的懷錶，也是脫口而出：「我們在路上走了 39 天又 7 個小時。」

然後兩人就如進入了某種固定的套路裏，有板有眼地問答起來。

表兄問：「39 天 7 個小時等於——」

表妹答：「943 個小時。」

表兄問：「943 個小時等於——」

表妹答：「56580 分鐘。」

表兄問：「56580 分鐘等於——」

表妹答：「3394800 秒鐘。」

這種遊戲幾乎是表妹生活的一部分，人們把她當個無須動手的珠算盤玩味，有時候也使用。這部分生活也把她奇特的才能和價值充分凸現出來，由此人們甚至把她名字都改了，一口口地叫她算盤子。因為她頭腦生得特別大，也有人喊她叫大頭算盤。而事實上，她的算術比任何一隻算盤子都要高明。她似乎把容家世代在生意中造就出來的勝算的能力都攬在了自己頭上，有點量變引發質變的意味。

在劍橋期間，她保留了固有的天分，又嶄露出新的天分，比如學語言，旁的人咬牙切齒地學，而她似乎只要尋個異國女生同室而

住就解決問題，而且屢試不爽，基本上是一學期換一個寢友，等學期結束時，她嘴巴裏肯定又長出一門語言，且說得不會比寢友遜色一點。顯然，這中間方法不是出奇的——方法很普通，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用。出奇的是結果。就這樣，幾年下來她已經會七國語言，而且每一門語言都可以流利地讀寫。有一天，她在校園裏遇到一個灰頭髮姑娘，後者向她打問事情，她不知所云，然後她用七國語言跟對方交流也無濟於事。原來這是一位剛從米蘭來的新生，只會說意大利語，她知道這後，邀請對方做了新學期的寢友。就在這學期裏，她開始設計牛頓數學橋。

牛頓數學橋是劍橋大學城裏的一大景觀，全橋由 7177 根大小不一的木頭銜接而成，有 10299 個接口，如果以一個接口用一枚鐵釘來計算，那麼至少需要 10299 枚鐵釘。但牛頓把所有鐵釘都倒進了河裏，整座橋沒用一枚鐵釘，這就是數學的奇妙。多少年來，劍橋數學系的高材生們都夢想解破數學橋的奧秘，換句話說就是想在紙頭上造一座跟數學橋一模一樣的橋。但如願者無一。多數人設計出來的橋至少需要上千枚鐵釘才能達到原橋同等效果，只有少數幾人把鐵釘數量減少到千枚數之內。有個冰島人，他創造了有史以來的最好成績，把鐵釘數減少到 561 枚。由著名數學家佩德羅·愛默博士擔任主席的牛頓數學橋評審委員會為此作出承諾，誰只要在此基礎上再減少鐵釘數量，哪怕只少一枚，就能直接榮獲劍橋大學數學博士學位。表妹後來就是這樣得到劍橋數學博士學位的，因為她設計的數學橋只用了 388 枚鐵釘。在博士授予儀式上，表妹是用意大利語致答謝詞的，說明她又在起居間掌握了一門語言。